丁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六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論

觀過知仁論　　蘇　軾

同功形過妙妙
老難知立論自是觀過知仁正印

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引來最得大旨是冒）蓋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有其作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六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論

觀過知仁論　蘇軾

引來最得大旨是冒

以功形過妙妙

把難知立論自是觀過知仁正印

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楊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有其作

H. H. MU CHINESE LIBRARY

上說知人難此說知人有道

此段全學莊子九徵句法

收住承接斷而又續

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爲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蓍龜。此何道也。（勁振）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餐得趙衰。（晉侯問原守於勃鞮對曰趙衰以壺餐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泰問之。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縕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子

趨避二字是一篇本旨

申上與仁同過爲收束有力

之簞瓢何辯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眞僞見矣古人有言曰放麑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麑母隨之而號西巴弗忍而縱之孟孫歸求麑安在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而縱之孟孫怒逐之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故可以托國斯其爲觀過知仁也歟

鄒東郭曰此篇明學莊子全不蹈襲一字當與九徵並看

唐荊川曰其味黯然而長其光煥然而幽俯

仰揖讓。有嫵媚之態。

汪玄杓曰。此題於過處觀仁則知仁。是觀字知字。不可草草看。長公看透題情。自然下筆不即不離。而名理盎然。

突起奇

尼父之日更仰之旨

取喻于天有照應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皆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此豈知言哉。天播五行于萬靈。人固

財性論過更奇

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失人之財。向篡于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巳。固不若性之為巳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茅鹿門曰。不踰三百字。而轉折變化不窮。

以責己待人竝二大柱

舉舜與周公足以見希聖意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又雙關法）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

只一轉便見精神

於能字中生出善字又複說

工之利一善四字截而自貫務而自合

其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巳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取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巳

申說波

言今人不如古

以下言今不如古只就上能善二字翻弄

二正一反雙關文字格局

又複能善中如草蛇灰線

怠忌切中今人病然惟怠

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巳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巳未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巳者巳廉乎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巳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束得便）未見其尊巳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轉得快）（毁之根）

者忌惟忌故毁所以下文直以忌字原出毁之情

反反覆覆意趣曲折

到末纔露出毁字大都詳與廉毁之技業怠與忌毁

之謂也怠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進用數不然字曲盡人情）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毁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

之根本不說毀而所意自顯

德之行。難已。將有作于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謝疊山曰。此篇巧處妙處。在假託他人之詞。模寫出世俗之情狀。熟此爲善作論

唐荊川曰。此古今有數文字。當與原道篇並垂不朽。

茅鹿門曰。此篇八大比。秦漢來無此調。昌黎公剏之。然感慨古今之間因而摹寫人情曲鬯骨裏。文之至者。

顧廻瀾曰此文下字皆存法度重周輕約詳

廉怠忌此八字乃字母一篇議論皆

從此八字衍出此格最奇末只以一

忌字原出毀者之情見毀言不足信

同道爲朋二句一篇之綱

卧方自君子爲朋歐公此

明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此三句是一篇主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最好。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物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說小人無朋又生僞朋二字方妙。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 應前

名言

論却不與辨反曰小人無明惟君子則有之此等思索人道不到且救得甚好

以堯舜分言連官治

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

一篇六意

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仲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

紂與武王合言之言治亂相問

以漢唐分言專言亂

皐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禹·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四岳·十二牧·總二十二人·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武王大朋透骨之証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有張儉·范滂·李膺·郭泰·等爲之魁·及黃巾賊起。張角漢室大亂。後方悔悟。桓靈獻三朝·盡解黨

漢唐去君子之朋

道前翻播力爲洗發

莫如二字五用文法錯落

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平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謂之牛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朱全忠時。盡殺黨人於白馬驛。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緫前紂與漢唐二段。然皆亂亡其國。人君看到此三句。豈不感悟。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

繳前舜與武王二段尤總收繳是歸根之論

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歸根之論承旨最有力）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只二句結絕妙

顧迥瀾曰。歐公朋黨論。法至嚴而語至易。至嚴所以別君子小人。至易所以見忠誠剛正。歐公之文。前儒所未有也。

鍾伯敬曰。引往事證辨明白條暢。類劉向諫

昌陵疏。足破人君千古之疑。

開端三句言安石必亂天下

知介甫于未用者蘇明允知介甫于方用者呂獻可雖盧陵涑水皆在其下

引兩人比安石無絲毫走作

辨姦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二句出國策。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指司馬光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見人能知天地陰陽。而不能知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蓋其心汨于好惡利害而不能靜也。有章法。有倣句。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晉惠帝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令。皆善清談。衍少時。山濤見之。歎曰。何

二轉最妙言安石乃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當時人不能識亦不能道

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唐德宗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杞貌醜。有才辯悅之。時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惟杞至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對曰。杞貌醜而心陰頗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應固然意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不是願治之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不是願治之主亦

善凌駕龍驤虎步在此老掌中

按介甫嘗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力極高但爲流俗所忌耳有若人爲之羽翼安得不産靖康之禍

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 反、應、固、然、意、以

起下 未必然也。翻語見衍杞之姦未甚。特其遇惠帝德宗而爲亂耳。正形安石爲極姦。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斷刻安石 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 明指介甫 面垢不忘洗。杞面垢不洗。時號藍面鬼。衣垢不忘澣。此人之 明指安石不近人情 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韓之走狗爲韓盧。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

上略拓開此下就歸本人何等起伏

如此轉作結極娬媚

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豎刁。易牙。開方。非人情。不可近老泉管仲論中。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應上二子客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有未然意

轉上味

右紀事○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二公。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

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于聖人。歐陽脩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

王陽明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着一冠。則貧也。安有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者乎。故老蘇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蓋至論

也。

鍾伯敬曰。讀五姦論及名字說合觀之。乃知老蘇有大識見。

汪玄杓曰。荊川嘗讀韓非子八姦篇。謂是一面照妖鏡。予于老泉此論亦然。

一折藏獻廟主於夾室之說

議

禘祫議　　　　韓愈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

二折毀而不禘之說

三折遷于陵所之說

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

瘞音意

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

四折附于興聖廟之說

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

五折宜別立廟京師之說

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

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

按史記三代世衰契稷皆出自黃帝

之遠其祭益稀昔者曾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

總上五

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

段在一句

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

不易定論

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唐荊川曰。平正妥貼。

茅鹿門曰。韓公平生爲文。奇奇怪怪。獨於議典禮處。文詞甚醇雅。此議與改葬服議。並可稱名儒之文。當與漢劉歆韋玄成等議相參。

議端在此

復讐議　　韓愈

此議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勑復讐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于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于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云。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

兩難之際可以爲情

復讎原古今間有之事然有司何在憲典何在

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

三說俱就事論事

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
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
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
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
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
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
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
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
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

依舊無下手處只合如此

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讐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茅鹿門曰。以經術斷律。當與子厚文參看。

鍾伯敬曰。篇中引經按律。原法詳情。曲折起伏。極盡其妙。

以禮刑大本上說起是大根源處

駮復讐議　　柳宗元

唐書孝友傳載徐元慶復父讐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閭當時韙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駮之駮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唐武后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邽音圭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

以黷刑壞禮分疏旌誅兩並之論深明其不可爲國典

設爲兩段議論又深明旌

治者殺無赦。治一本作理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焉一作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襃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童云。讞。語蹇魚列魚戰三切。並議罪也。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

誅不可並用

不朽之論足爲元慶洩憤死于吏死于法等語判斷得倒

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聞。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禮記曲禮云。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淩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

驁音敖

此議於大綱上論道理示不可少子厚引禮以惜其非特為元慶辨冤地耳

引周禮公羊便見大意

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禮地官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罪不當誅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定公四年今若取此斷兩下相

一篇主意始見

以達理聞道與元慶其深抑當時之議誅者有着落

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此轉尤妙

眞西山曰。昌黎復讐議嚴緊。不若子厚駁。明白痛快。無一字懶散。

唐荆川曰。理精而文工。左國之亞也。

汪玄杓曰。以禮刑大本上說起。是亦議論大根原處。且謂旌誅不得並行。破其首鼠兩端之說。最有意見。

叙事起承接有力

上說朝與宮下說卿相寺人下四句不合掌

當其時句生下狐偃二句亦應卿相意如貫珠

晉文公問守原議 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柳宗元

先說事因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原邑，乃周襄王所賜。難其守。問寺人勃鞮 宦官 以畀趙衰。晉大夫，賢臣。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一節 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二節 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之謀議之臣乎。三節 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

回互

鞮音勃 媟音薛

到此正難解說故以土則大幾句見得有力回互好處

子厚深文處

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四節 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僖公二十五年 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接、得、緊 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又、緊 五節 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晉文公受周襄王冊命為侯伯。僖公二十八年 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 六節 景監秦孝公時宦官 得以相衛鞅。商鞅 弘石弘恭石顯漢宣帝宦官 得以殺望之。蕭望之 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轉 七節 得賢

餘意精神

臣以守大邑。此指文公。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此指秦漢。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魯宣公二年。趙穿殺靈公。春秋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謝疊山曰。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懈怠。此柳文中之得意者。

呂東萊曰。看回互轉捷貫珠相似。詞簡意多。

大抵文字使事。須下有力言語。

茅鹿門曰。悍然落筆之文。真能振靡。

鍾伯敬曰。此篇極峻潔。極警拔。但欠舒徐耳。

伊川拜侍講以坐講禮請于上朝士多譁之子固此作其亦在衆譁中歟排駁多犴特文之工耳

講官議

曾鞏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故禮無徃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邇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

于法制度數中論其義言其意曾王兩公之學尤得于歐蘇

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爲淺故不爲也況於師者何爲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

以坐而論道不屬師傳而轉屬王公此子固之學與伊川別也

可知矣。迺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葢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有果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

世之爲此者非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王遵巖曰。此文根據經訓以爲掊擊之地。而措詞嚴健。復存委曲。是絕好文字。

茅鹿門曰。嚴緊而峻。必因當時伊川爭坐。故有此議。

辯

諱辯　　韓愈

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一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折之。張昭有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甚多。退之諱辯。微取此意。

辯法從孟子來

敘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

以經以律以本朝之典議論風生

嫌名獨生一脚作波瀾

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烏蓲。草名。詩音義。江東呼爲烏蓲。記曲禮不諱嫌名。不偏諱。注爲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蓲也。偏。謂二名不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有議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證一篇之意。經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

二句又設問之不直說破

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周康王名釗。書用敬保元子釗。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爲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

奇

波瀾

典

釗音昭

周公作詩至此凡十事變作八樣句法

上三段辯得曲折至此一揔尤有歸縮

四轉尤奇

秉機也。太祖名虎。滸近太祖廟諱。太宗名世民。勢近太宗廟諱。代宗名炳。諭秉近代宗廟諱。玄宗名基。隆機近玄宗廟諱。惟宦官宮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用宦官宮妾。承上二段有力。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抑士揚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含後意　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一轉　收拾前意不殺折　毋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收意不衰。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二轉　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

一愈轉愈緊而愈不窮

惑也。亦以人情反說。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三轉）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警策。則是宦官宮（四轉）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謝疊山曰。理強氣直。意高詞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以折服人。全不直說破盡。是說疑佯爲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之法。

孫月峰曰。此辯高處不在據理直攻。而在設疑婉折。

鍾伯敬曰。此文反覆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顯快。前分經律典三段。後尾抱前。辯難只因三段中。時有游兵點綴。便足迷人。

汪玄杓曰。避諱始於周人。其說雜出於禮記諸書。然大意不過於韓公所引而已。此文明白痛快。極其錯落辯証。推爲神品。

首段只是叙事

駁二段說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成王與弟唐叔虞。戲翦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叔虞也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見晉世家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一節是正論○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

自設有不幸至行之若何是難得倒處大抵難文字須難得倒譬如爭訟須爭得倒

前說難倒須說正理

也。二節 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得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三節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此一篇尤妙 四節 吾意周公輔成王。五節 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六節 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玦玦者之事。七節 〇玦音缺。虧也。又毀也。玷也。非周公

結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

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史佚成之。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事見史記晉世家。

此一轉尤高

李性學曰。觀其節節轉換。辯難分明。而規模次第井井。初學者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入門自易。

茅鹿門曰。此等文嚴緊如老吏筆。一字移易不得。

唐荊川曰。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大篇短章。各極其妙。

卷之六終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七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删訂

策

制科策　　　蘇　軾

朕承祖宗至治不背進作第一段

夙興夜寐至愁歎者多作第二段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兹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

仍歲以來至其考于古乎作第三段

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偕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蝕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

京師諸夏至僭差百度作第四段

治當先內至獄市作第五段

推尋前世至治奚不同作第六段

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正（政同）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

王政所由至載之小雅作第七段

周以冢宰至兼於宰相作第八段

錢貨之制至五均之義作第九段

富人强國至末作第十段

王業也而繫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彌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激發於憂國憂民之心故其言特爲愴切

以下各有段絡亦不覺綴由警策也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此段見言之輕重。隨勢之緩急。方其無事也。雖齊威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豎刁。易牙。開方。三子。至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

程元振忌功害能。致上狼狽出幸。及徵兵禦吐蕃。李光弼等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博士柳伉

齊威坐此病

上諷下規

上疏言．方今將帥叛．公卿叛．四方叛．陛下獨斬元振以謝天下．天下咸服矣．上以元振有保護功．止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

在此一段

以策問語

首規以治之加進便急切

言爲眞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自首至此是策冒。以下將題分作十段對。便有調理。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此述策問語下答之也。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諭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

直以不勤答之而下面都見不勤之意

切當今時之弊

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切喻）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居而無爲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

此古今通患

直可其奏矣有召對

含蓄有情

夷。則兵不强。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
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
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
下之不勤也。第一端不勤之 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
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
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
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
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
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

仁廟多仁厚而柔緩故子瞻振厲在此冷冷問來逼人

諷之以勤

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不勤之第二端）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某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某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

天問策語下
條答之
此第二段

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對祖宗之大統至治不加進至此止是第一段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借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

數十條總括之御臣一節

對君之法自宜如此

能衍其文法於時策當爲國手

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

措意于問目之外

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向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向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

鏡心刻骨之言

連用十餘轉無轉不快

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有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向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盡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盡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

從來險猾之臣即頑鈍之臣也和盤托出千古老奸何處生活

入策問語

妙。

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要君（洞○見○小○人○情○狀○介○甫○毎○毎○如○此）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辨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此第二段前起一目下至凡以此也。又畫作十條。）

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

以四大事俱爲癈闕故直陳之

民獨地隘則利于闢地廣人稀則害在闢此古今不易之規也

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盩乎。第一條對德有所未至四句。

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

代策問語

盡闕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寛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第二條對田野

雖闕二句 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之爲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

答此問獨詳而悉

今之不復河套亦坐此

宋人甚苦北虜故答邊境撤兵一問獨詳

爲絶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彊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切喻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

鼂錯原有此議

方今河套正宜以法從事

區畫有關係

入策問語

切近今日之弊閱之駭人

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沿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沿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期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第三條對邊所謂利入境雖安二句

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

主吏預儲以待倉卒之命則搜取民膏何顧忌哉

入策問語

入策問語

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

第四條對利入已浚二句

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

第五條對軍冗而未練一句

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

位銓衡者當三復此言

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遠。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

入策問語

以庠序之教爲興禮樂是至論

倡導之機當自上操

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其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第六條對官冗而未澄句）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偕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

喫緊語極切時弊

叙策問語

入策問語

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

第七條對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至文法爲拘八句●

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寛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

此三條對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六句●○第二段夙興夜寐至愁嘆者多在此止●

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蝕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

以創論推日蝕不襲陳套

立喩亦創獲奇

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蝕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蝕或不蝕。則陽氣之有强弱也。今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强弱異。故夫日之蝕非食之日。而

大水指江河潰決

有見且與仁廟最爲中病藥石

噏更精切

後爲蝕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蝕也爲無災而其既蝕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此對仍歲以來三句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

如此歸咎於時政

前分二項對又以三句總結貫下有脉絡相生之致

入策問語

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喻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驁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喻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此對淫雨過節八句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

（至理）（變文法）

妙

可作五事註腳

採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五福。一壽。二富。三康寧。四攸好德。五考終命。六極。一凶短折。二疾。三憂。四貧。五

破千古疑意

惡。六弱。

日月之蝕未即有變而救變爲尤急者見塞聰蔽明者不可不除且以尊陽也然讒諂蔽明何代無之

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人事也。若夫禜（音永）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因。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孔子相魯定公會齊侯于夾谷。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孔子進曰。兩君會好夷狄之樂何爲至此。景公麾之。齊有司奏請宮中之樂。

入策問語又仍前文益以成變

最是亦新雅

端本之論

入策問語

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有司加法焉。須臾俱身首異處。景公懼。歸還魯侵地以謝罪。固君子之所無疑也。對仍歲以來至其考於古乎在此止。是第三段。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正作政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對京師諸夏之根本至豪右僭差不度在此止。是第四段。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同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

從來俗儒如此

此論極快絕

入策問語

有折辯

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漢遒逃主也。（對治先內至不可撓獄市在此止。是第五段。）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

引治安策點綴

似懈而不懈似累而不累古文轉落之妙往往如此

掉得妙是漢文法

而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繫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狥其名而不考其實

明皇天寶十五年因后貴妃與安祿山通上寵貴妃而不疑以祿山兼河東節度使領三鎮遂反陷東京稱帝此溺宴安撤禁防之驗也

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對推尋前世至治奚不同在此止。是第六段。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繫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入策問語。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

勘得了截

入策問語

此等處却類今策矣

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二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對王政所由至載之小雅在此止。是第七段。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羸利害。陳平所

有考究

國有弊源皆起于奸邪用事而幸有李文饒之正論除之耳

入策問語

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叅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刻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

對周以宰相制國用。至不宜兼于宰相。在此止。是第八段。

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

語用錢法當準此語

君命不可移天祿不可濫

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

此策但作目不復作結仍借策結之小作一收一起筆端變化

入策問語

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周成王七年。太公望立九府圜法。古今便之。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對錢貨之制至五均之義在此止。是第九段。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彌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

進退出于權奸則物議自來

讀至篇終更耐咀嚼有餘味

恐臣不能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對富人強國至無悼後害在此止是第十段）

收

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

借物譏以譏切人主獨應後宮之費一節是惜民脂膏而不可使竭也

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臣謹對。夫天下者君有也至末是一篇

之總結。

楊升菴曰。此策披瀝忠藎。言人之所不敢言。而又區處周密。切中事情。即劉蕡賈誼何以過之。仁宗讀東坡伯仲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其能因文以識人者歟。

王三槐曰。東坡制科策。及上仁宗皇帝書。其綜核世務。切中人情處。學賈誼治安三策。其柔行緩步。感發警悟處。學范

睢上秦王書。

茅鹿門曰。制科策亦隨問條答。在長公亦未盡所欲言。而中間持議大較。多通達國體。非經生所及。

鍾伯敬曰。語激而氣平。意廣而事確。告君之體自宜如此。○長篇若不可了。使人讀之唯恐其了。又未嘗不了。篇法湊泊。化工之妙。不可思議。

汪玄杓曰。每段引制策冠之。分貼條對。若爲

之註釋者。無意作章法。卽借策問爲章法。其法從晁錯賢良策對中來。若使後人爲之。不知何如癡且散矣

此節言古者以寛馭臣之得而後世猜臣之失

論古今一遍

君術　御下以寛　　蘇轍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欣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

論後世君臣之弊有古筆

此節再以古今說比前較實

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已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鰓鰓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自首臣聞古者至此。是第一節。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語下文之綱。○前只說宜寬一邊。而此以下至險對說。是主客法。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

二節　綱　主　客

過寛過嚴之弊固然

文論古今一邊然首段是暗說起中段是指其實有虛有實自不重疊

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寛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爲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姦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

嚴而無寛

寛易而無險

第三節

有議論

唐荊川曰與長公策畧三策畧五意同而彼說則穩矣

文思疎宕能豁人胸臆

推論好

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夫古之聖人至是此是第二節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

與長公策略三意同

子由却入韓非刑名以為御天下之術矣

與厲法禁意同

紐斷有力

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狥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讎怨眦睚之（申韓主）人。而不恤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此一段文之目○有目有綱自不重疊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客）至易而有所至險。此二段發明所謂至寬至險者。意歸重至寬一邊。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

收總大意

無頽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是以古之聖人

至此是第三節。

陶主敬曰。此篇言御臣之術在寬不在嚴。將古今得失立論。後翻衍收束。文字開闔宏肆。條條有則。

唐荊川曰。古今說兩遍。

茅鹿門曰。熈寧元豐時。其患在于急功利。故於御臣下不得其道。而子由習聞父

兄所當仁廟時患其用仁過而法不行故以厲法禁之意繼之而通篇又以君臣相猜處爲感慨議論

冒頭具見筆力

起句立一篇大意中間以威惠强弱四字作骨議論反覆而整嚴氣脉錯綜而貫串文之最有精神者

時策

審勢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

爲治先定惠威之所尚而欲定惠威之所尚者尤貴强弱之勢

强弱二字八轉雙關而文

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應）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確當）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强弱。（强弱威惠）聖人

不可羈制

一氣呵成文字其字法布置句法錯綜處有萬草千花之勝不覺奪目

（一篇眼目）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强矣强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綱目）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一篇之筋骨在此數行。）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强弱之勢也。（此段論爲治者先定威惠之所尚。而欲定威惠之所尚者尤貴于審天下强弱之勢。）然而不知强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

雙疊文法有短有長正文章家妙處

喻新而意更發越得肯綮

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反說。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

舉周秦弊政以起宋有間架

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就喻結一段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鎖緊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

勢弱政弱勢强政强八字於此立後案

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一段見周以弱濟弱。所以弊。有議論。有筆調。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强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强政濟强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强。一段見秦以强濟强。所以弊。語皆古健。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者也。結 總結周秦方說入宋去。用字亦有輕重。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

不曰宋勢弱而曰宋勢强此議却妙

曲折百端畢無形影

此議論有宋一代治體病如指掌

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强之勢也。勢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轉]有可强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提]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

維持姑息四字妙

宋國勢失之弱而弱原于賂敵而自困公欲絕賂而修戰備正宋對病之藥也此策及審敵策獻之歐韓諸公在當時亦未見其慮

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此段指宋勢似強而弱、而又弱政、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寖微寖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

及此豈可謂深知老泉者耶

提弱政强勢立論深透當時治理與反陷於弱一句相應

主意正在此

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此一段論宋勢强而不能用議論精確且有筆力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彊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此段言及今之弱惟在用威是主意夫齊古之彊國也而威

轉 歎在此句

入喻譬空

緊嚴

譬策如疾風驟雨

宋以忠厚立國似失之弱而蘇氏父子往往注意於

王又齊之賢主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疆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此段印証用威濟弱之說。極停妥。其承接數語。方得他引齊王事。是真龍脉處。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

此以矯當世　雄勁　從强政說下歸强勢

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知此（文勢）然後平民益務撿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彊政。政彊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

總收以應冒頭

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應前。）其尚威而已矣。（此段言及今當用惠以養威。）

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

二難二解作餘波

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回互。）舉而棄之過矣。（此段言今之用威。不可若秦之甚。）

此段是正脉

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覇者之事也。（自說破。）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

此段覺汲緊要

證得好

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

語切而弊

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此段言今之用威。亦度勢而審所尚。）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樓迂齋曰。看他筆勢句法。回護轉換。徹首徹尾之妙。縱橫之習。亦見於此。

李西涯曰。論治體。論時弊。警切可誦。

邵二泉曰。老泉自負其才如賈生。故先正亦
謂此策如賈生。而文彩過之。

唐荊川曰。文勢一步緊一步。

汪玄杓曰。老泉此論。于宋緐是對症良藥。惜
乎當時之不能用也。

翻前論

遠慮

蘇洵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

篇柱子

以下是取天下

敘極錯綜

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

項上生下

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材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

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熈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

轉

以下是守天下論入骨而痛快

千古隻眼

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胷。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

是無中生有議論

指時弊極痛快

即秦二世居中稱朕竣法嚴刑之際

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

宋太祖與趙普君臣相得之際

一句鎖

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汪玄杓曰。文如怒馬。奔逸絕塵而不可羈制。

大略老蘇之文。有此一段奇邁奮迅

之氣。故讀之往往令人心悼。

此篇大意欲擇吏胥之賢者而用之盜賊夷狄中含胥史賤吏文氣疎達可喜

本上意游衍議論

廣士

蘇洵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士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步華言華

句新

證冒意

引到胥史賤吏詞不費而意紆徐住而不住

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此段見當破格取人筆氣古健婉轉悠揚可愛）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含胥史賤吏）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又證起）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

此段自是正論文法有頓挫有感慨

二篇主意全在此

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乃久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一句歸入正意）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

此下四人引古人之起于胥吏者

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此段古今相形。通論貴賤文武才稚四項人之獲用。以及胥史之獨棄。老泉所寃者以此人。亦以羞當時之榮貴。德業無聞。反出胥史下。爲可愧耳。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漢宣帝時。趙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職。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帝下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願代死。竟坐腰斬。百姓追思歌之。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尹翁歸亦漢宣時人。初爲東海太守于定國曰。此賢將。不可干以私。入爲右扶風。用廉平。疾奸吏。吏民畏服。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

見胥吏可用
是發揮本旨

騎人。張敞。太守之卒史也。張敞亦漢宣時人。爲京兆尹。上罷尚方待詔後敞使椽絮舜案事。舜私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因殺舜。後舜家告免爲庶人。冀州盜起。復詔爲刺史。盜息。王尊。涿郡之書佐也。王尊。漢成帝時爲京兆尹。有能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俱有名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此段見古人用胥吏。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痛切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

大惡者不過幾人尤賢者乃至成功是將說他好却把不好來伴說

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此段見胥吏可用處）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爲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爲犬

此見用胥吏若如此

彘之行不肯爲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

區畫處回顧得好

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絶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苟奪而奇才絶智出矣

此段可變用不專於吏胥

夫人固有才智奇絶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絶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

貰音世

末示以進士胥吏並舉詞意完足

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楊升菴曰。崔蒲之化。敎本也。求才及於不善。漢武魏武業巳行之。老泉此議。襲其故智耳。今之伏穴而磨旗。泗淵而唱棹者。在在有焉。苟取士不廣。則若人者。不帯牛佩犢。則南越北胡矣。往者劉烈。藍瑞卿。鄢本恕。齊彥名。以華亂

華喜寧囯小兒宋素卿莫登庸以華
入夷。是可鑒也。策士者每抵掌談之

周畏齋曰。軫轂繆形。枳橘互味。以猗儺葳蕤
辨木。或收散木而失大材。以文華甲
乙取士。或羅虛浮而落沉毅。乃若貲
郎牧豎。小吏降胡。前代或以階牧伯
而享茅土。聲烈著而不磨。則甲乙文
華之科。未必勝雜流之得士也。科名
取士之條。未必如延攬之多效也。余

於是乎有感。

唐荆川曰。我朝用人。自科貢二途外。雜流異等。不得伍立薦紳。議功名於世。况盜賊夷狄乎。然舉囚舉虜舉盜之事。使貪使詐使愚之言。斑斑傳記。可攷鏡焉。故有請収京東狂謀之士者。有請開五路豪杰仕進之門者。有請用嚴贑二郡奸民者。有請招瀕海土豪者。即老泉廣士之說。亦以泛駕之馬。跅

跑之士。用各有所宜焉耳

錢豊寰曰。老泉平日鐫腎鏤骨以求其至者。在戰國策。故權書衡論諸篇。多似戰國策。然其行文出沒變化。錯綜吞吐處。自不同。試取蘇張陳樓虞范諸人之文參對之。自當了了。

卷之七終

文字波瀾典至盡在此篇讀之可以開豁識見展盪筆力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八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策

臣事策一　用重臣　　蘇　轍

相形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

魯季孫齊田常皆是如此

說盡權臣情狀

安字與爭字不可易

發明權臣曲中

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總目此段是今夫權臣之所爲者。轉身處妙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懽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灼見其情。上愛下順

伊尹周公如是

發明重臣曲中

剔權臣重臣更分明

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

埋根

何等痛切

確議

中平之世大略如此

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此二段發明權重臣。迹類而心有邪正　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雖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

土承

下接

愈出愈奇

人主所以不樂重臣只緣把做權臣看了漢景周亞夫正如此

引衛太子以証重臣不可及讀到此主雖昏必悟

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辯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

洞世主之弊

此段言人臣當辯二臣邪正。而寬其法禁以養大臣之威。

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

正當之論前人未有

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

養威意甚好

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

主意抽在後

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

隱而異

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

以法拘大臣大臣之威不

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

能行于法之外寛法禁者所以養大臣之威也

此等語有斤兩足以破世主之疑心

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寛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証尤切

冷語收

林見素曰。此篇言天下不可一無重臣。而重臣與權臣不同迹。而心有邪正。人主當辯其邪正。而寬其法禁。以養重臣之威。文字開豁。筆力尤轉活。

鍾伯敬曰。人主把重臣看作權臣。所以畏重臣而不用。此作分剖權臣如彼。重臣如此。議論精明。筆勢橤緩。人主見之。真足以聳心動聽

直說起不用冒子二句盡千年利害

民政策六

蘇轍

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强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

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優。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

東坡以兩稅爲善頴濱則以爲病

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太苦故隋唐之間有養民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

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典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陳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

叙農與國皆敝處甚無痕迹

子瞻所謂擇漢唐之偏而並受之者也

主客較然

此下只說寬農而征游民

豈宋無人丁錢耶抑有之而廢耶馬端臨嘗辨之矣

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游閑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

發前未盡之意

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葢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

游民豈得巳哉無田可耕耳

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唐荊川曰。此篇之妙。全在說國病與農病。二

者夾雜混融

茅鹿門曰。役游民。今既有丁錢。而復欲收游民之庸調。恐亦難行。獨其叙事細密。而文一一如畫。

文勢婉轉可愛

要形容今之弊先伏案于此

畏戰

多辱

民政策九

蘇轍

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兼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

財竭

中國長策無乃天保以上治内乎

應起處說得透

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耻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内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之户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

賂遺虜眞宗
大病

發難起

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葢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内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葢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

言戰雖上策而勢不可行其要在因賂以成功意思全在下面

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於困乏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躓之方今二

熟客　生客

謀臣之議入骨如此

須見進一步

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

內既有長戰之實而外又不能泯好戰之名徒取忌耳

善用其辱

須有此一着

制虜之說較父兄加密蓋驟戰亦非中國之利也

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解。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我亦自治於內。蒐士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强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

熟客

生客

生處轉到熟處

餘波又暗應三病妙

損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

搜完病根

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憝。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唐荊川曰。諸篇用故事。化腐爲新。全在交互形容交互形容全在提綱一兩語有力。此篇與拔公定軍制可見大略。

茅鹿門曰絶世之才故其爲文雄偉

鍾伯敬曰。當時兵弱而不振。賂重而不支。斯民甚困而不安。此策欲其因事成計以制二虜。以安天下。文字洋洋灑灑有戰國策士之風。

汪玄杓曰。契丹之賂。雖司馬公亦不以爲非。

自蘇家父子言之。而反覆議論。尤爲明切。何一時君臣之不察耶。

遍篇嫖姚跌宕極文字之姿態

見重得天下之心名言名論

古雅

策略五　深結天下之心

蘇軾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

論時弊借古為喻亦一體也

似秦二世居中稱朕尊嚴若神氣象

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此段言理勢如此見天子當深結天下之心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

極言天子不親其下之病

借器來游衍議論是無中生有

習字即是深結天下之心

之喻以下論先王之親天下及漢高之定天下最後

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此段說天子但知其安而不知其危意 ○一段議論俱說秦二世與唐德宗 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

論五事皆是欲其習也

就器上又將古人得處一翻摹寫有生色

自周禮來發先王服習天下之心

以上一句句伏後五字案爲推本之論

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此回顧器與昔之人得要相習意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宴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暗影器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失扞格而難操也。又回顧要相習意及至後世。壞先王之

此言不習之害

應前器字見得剛字亦不放過

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應
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
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
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
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
而張張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
自昔有下至此。皆翻前意。言習之利。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得
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
之餘。與信布之徒角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

文勢步驟、

此用倒提文法以上敘略以下方及與亡之故

筆勢來得閎衍

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能舉而移之。不用尺兵寸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此言漢高能習之利。及其子孫。生於深宮

失

得

指陳利弊歷歷如指掌

此又言其習乃所以深結天下之心者而下証以當日宋事

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此言漢末世不習之害。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賢至今。非有文

先有五事在胸中方有此議論

本是五事而隨所接以結其心看他變換五樣文法

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

此五條件件可以經世務

我朝召對止于輔臣而一命以上則無由自通于朝廷矣

以下數句是五事之收其

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此五事中。凡曰召論。曰召問。曰召見。曰問。曰訪。皆所謂習也。欲結天下之心。策果無結踰於此者。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

效處

刑法之外有以慰天下之心見不專尚刑法也外字有斟酌

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楊升菴曰。宋勢趨乎弱矣。人主少雄覽之權。臣下無卓犖之論。尊卑相闊絶。人法不相得。而朝廷總總過計。惟二虜爲憂。奉虜之使。如奉驕子。繒幣日增。而司農帑儲之費。月若不足。故長公發憤而爲此論。其先後次第之間。良有

深意。始乎獨斷。終乎泰交。自主德而外。又先惓惓於和虜一事。儘蒿心憂國者。嗟嗟。斯患也。古今之通患也。獨宋室耶。

湯霍林曰。言射弊處。皆借古爲喻。凡三大段文法甚巧。後五事亦叙得好。

袁中郎曰。此篇主意通上下之情。間架整。波瀾闊。議論佳。可爲策格。作散文。生疎若於斷續不連者。或語句費力者。熟

讀不患不進。

汪玄杓曰。行文如行雲流水。曲盡文家游衍之妙。

推原說起

與下段相呼應言有材人必畏之人不畏之者以其無材也

蓄材用 訓兵旅之一

蘇軾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蝵蚖（蝵音秋。蜘蛛蚖音元。蠑螈也。）之所蟠。牂（音臧。羝羊也。）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

此下三段文法錯綜可衍之時論

此古今之通患

議論痛快文法悠揚

此段言有材。人必畏之。人不畏之者。以其無材也。正可患處以下。乃言求材之道。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材。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

以上論無材
以下論求材

二者相爲用
即武舉方略
與治兵

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宋於西北二虜。歲幣太重。而民力不支。威權太輕。而兵旅不振。此策立此三段。條陳剴切。有賈傅流涕之風。蓋意欲蓄養人材。罷歲幣而專事兵耳。

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聯上）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無材用）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影語）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

如趙括徒讀父書而不能用者是

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此段言當以武舉求才是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也往者西師之興也其先也唯不以虛名多致天

行文如决黄河之水而注之海

牽搭上下文如蛛絲馬跡

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强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令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

透

又從前一翻

蕭何之拔韓信宗澤之拔岳飛又何假於治兵

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透）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可見之實）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事見魯僖公二十七年。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

蔿音委

今無新兵疑
旨一隊將始

妝妙

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材也。此段言當以治兵觀材。所謂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也。○試之於治兵。乃一篇主意。至此方露出。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才。然後得而用也。

呂東萊曰。此篇大意欲强兵在於蓄人材。蓄人材在於武舉招之於先。治兵觀之

於後。

茅鹿門曰。欲募天下之將材。而歸之於治兵。治兵固是一說。然其本尤在君相之一心與一氣。

袁中郎曰。長公當時廷對此策。極自得意。以宋室諸儒。習誠正議論者多。藉有武舉方略。何至南渡哉。

鍾伯敬曰。蓄材用一事。作如此深厚議論。論事之文如說理。惟子瞻能之。

諸策中第一篇文字

倡私二字是一篇骨子學他作文須看他用字此等處最難

倡勇敢　訓兵旅之三

蘇軾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决。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

奇

獨見

莛音停莛莖也

人心之盡可使四海百世而相通至剛柔强弱父子兄弟不能相授夫兵凶戰危人人所畏也以不能相授之氣而驅之所可畏之事此所以每戰輒非未戰而先期于敗也故致勇有術

無人推原及此是從縱橫家來曲盡人

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

四字透甚

情之妙

如此相承法絶而又生切似南華經

得激勃用人之道

以下意婉切諸排錄無一字不妙

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結上致勇有術又均下承說去最妙）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警策）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結上）

王道蕩平正直若視其勇者陰厚之非蕩平正直之規也然激勸之道不妨委曲耳

勇莫先乎倡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

又下承說去

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

夫利之所在。人忘其害。皆爲孟賁。婦人拾蠶。漁者握鱣。所利在此也。昔越欲伐吳而未知人心。乃自焚宮室。下令曰。救火者比勝敵之賞。趨而赴火者六千人。因遂伐吳滅之。夫賞可以得士心如此。迺知長公陰厚之說。亦是一着。

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

自異一路所指甚廣

武帝御將無非陰厚之人故雖以望其爲倡正以實已莫先乎倡莫善乎私之言之可行也

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作文妙處。

昔漢武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騖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

反叔

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

前一悔字此處一媿字得情

所令反所好而民不從此上作而下不應也

大宋事證倡與私之意是一篇大頭腦

蓋有無功而可賞。說私字之意曲悉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善于私此段倡莫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天下之禍四句。本是承接語。然而空中下手脚。不見痕跡。作時論者當于此處叅悟。

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說入宋事印證倡與私之意。其患

立意在此推原出上面許多話成一篇文

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

此與天子必有所私之將一句相反。是探本之論。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乎。

熊皤洲曰。致勇莫先乎倡。蓋天子無皆勇之將。將軍無皆勇之士。倡莫善乎私。故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

樓迂齋曰。回斡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人情物理。看東坡文字。須學他無中生有

唐荊川曰。此篇體方而意圓。

王鳳洲曰。文字止兩大段。而廻旋進退。極有巧思。讀之者自見其筆勢飛舞。不可蹤跡。

茅鹿門曰。氣之一字。極中兵情。而通篇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而撼川岳。杳不可測。

提起今日兵制之弊

一口說破主意

今日馬政如此

定軍制 訓士兵省禁兵厚貨財之一 蘇軾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主意）此二者相勝而不可竝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此段指言當時兵制之弊聚內）

未嘗聚未嘗無事而食二語分貼漢唐看得明透而章法甚妙

而食貢賦·如漢之食而不聚·唐之聚而不食·其利不同·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漢兵無事·而食而不聚·

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

漢唐不耕之兵俱有患無利況宋兼其弊乎非坡公忠謀長慮不及此

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此言唐兵聚而不無事而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三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

破題

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

與民政策四同

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兵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

說禁兵出戍之弊凡三節

鍾伯敬曰透極生奇

茅鹿門曰宋兵聚而食故弱而又驕

今日邊防正坐此

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餘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

二節

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

唐荊川曰先禁兵以起事後禁兵以終事

兵驕之弊

羣起而譟呼。此何爲者也。此下指其弊而言。土兵當募可以省費而得人効力。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常以抗衡於上國。又安得

只不用州縣屯戍之兵則禁兵之在内者自省矣

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僕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効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内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饋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收煞

楊升菴曰。大意言漢之踐更兵不聚於京師。唐之府兵雖聚於京師。而未嘗無事而食。今兼此二弊。不耕之兵。旣聚於內。而仰食之費。盡出於官。其給已難支矣。矧引禁兵。遠戍郡縣。卽無論其往來之擾。供億之煩。而以彼挾天子之威。得無驕悍以啓亂與。故必募土著之兵。且守且屯。不至於聚而耗食也。

茅鹿門曰。經國之言。

鍾伯敬曰。戍禁兵不如募土兵。今歲戍延綏之兵以衛薊遼。無策之甚者。

欲爲擇兵而募而又限以年

此中暗合殺人費用語而不特露

練軍實 訓兵旅之二

蘇軾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强鋭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

鍾伯敬曰一篇主意

籍民爲兵者深切此痛

用省而兵卒强。此段言三代兵出于農之制。無殺人費用春秋猶然。葢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

善談兵家利害
殺人費用二事入得錯綜

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第一意 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第二意 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萬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 此言今之兵民費用殺人

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

此等妙處何人到得

最傷心處

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意第三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于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

全不受羈縛

又看出一悔字

零碎收拾打成一片

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者。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第四意。○是上段不了語。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第五意臣以爲五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

上下五節相應處極其組織細密而無痕

一節是散說此下一節是頓說信手拈

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一應第　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二應第　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三應第　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四應第　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吁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五應第　又追一步　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

來頭頭是道

餘音

駁人言掉尾意方完

細極變

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駁）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曲悉）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末段言兵精自不患北虜）

呂東萊曰變化錯綜處非口舌能言其妙

王陽明曰大意言今時兵民既分兵不得復

爲民。則有衰老之卒。兵雖老而廩之終身。又有坐食之費。去三代之兵出于農之制之善遠矣。故必限年。以擇之。而又復聽其爲民。則可無老弱之卒。亦無坐食之費。人咸知兵而不憂非虜矣。

袁元峯曰。長公此策。最是練軍實妙法。而文字節節聯絡。段段照應。錯綜組織。郄不見一毫線縩痕。妙絕玅絕。

直起

提破患危他日緯有先見

先王不去兵

教戰守　安萬民之五　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于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

後世輕去兵

論唐志兵之弊痛切而有調

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損弊。而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此段引先王不去兵。而後世如開元天寶去之之禍以爲戒。

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

王公貴人農夫小民二喻切當病源

言至此字字逼眞

二語伏下案

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

婦人女子

驕養之弊誠如此

應得妙

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此段以人身喻以起民不知兵之可患夫民亦然。今者平治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鬬之事。則縮頸而股栗。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此段言當時不知兵情可患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

王公貴人

此句如龍之活

當時事勢不可去兵

千古名言也

痛切極合時事

公于蓄材用

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陷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

收妙

則爲治兵之說于教戰守則爲都試之法二者合而行之方得其用

反覆詳論眞可令人感悟而宋竟以兵弱亡國悲夫

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

妙

惜乎此策之不見于行事也

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國以破其奸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王陽明曰。宋嘉祐間。海內狃於宴安。而恥言兵。長公預知北狩事。故發此議論。

宗子相曰。此篇文字絕好。詞意之玲瓏。神髓之融液。勢態之翩躚。各臻其妙。

唐元徵曰。坡翁此策。說破宋室膏肓之病。至其後靖康之禍。如逆睹其事者。信乎有用之言也。至其閎衍浩大。尤不可

及。

王槐野曰。通篇是大文字。一筆寫成。不加點竄。

唐宋八大家卷之八終